

## 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

洪惟仁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 一、 閩南語的有標元音

閩南語的方言有一些字的音讀，和中古音比較起來，開齊合口不一致。因為這些字類，大部分的方言和中古音都是一致的，只有部分方言和中古音相反，所以我們不能說閩南語和中古漢語有不同的來源，我們只能說閩南語的部分方言因為某些音變規律的運作而發生了介音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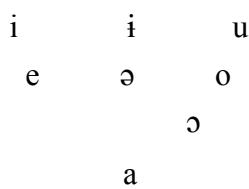
閩南語內部方言在韻母方面，差異性最大的就是這些介音不一致的字類，這些字類大部分屬於《彙音妙悟》具有中、高央元音： $*i$  與  $*ə$  韵核(nucleus)的開口韻。以下將論證《彙音妙悟》具有央元音的字類正是共同閩南語韻核為有標元音的字類。

#### (一) 泉州方言的央元音韻母

《彙音妙悟》的音韻區別在歷代的閩南語文獻都有相當記載，也有一些保存古音的現代方言可以佐證，所以考證泉州古音並不困難。筆者於 1996 年發表了《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擬測《彙音妙悟》音系，並上溯古代泉州音。本文以這本著作的結論為基礎，進一步從整個閩南語的觀點，利用所有重要方言的調查資料，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以及地理方言學的方法選擇泉州音韻核為央元音的韻類，把共同閩南語(Common Southern Min) 的音讀擬測出來。然後對於有標元音的崩潰、位移方向、介音化的規律運作做一個分析，給方言變異一個音韻學的解釋。

大部分漳州系方言沒有央元音(central vowel)，但泉州方言有兩個央元音，構成三叉的元音圖：

#### (1) 泉州方言元音圖



現代閩南語中只有泉州方言同時具有兩個央元音  $i$  與  $\text{ə}$ ，有些文獻或記為  $-w$ ;  $\text{-y}$ ，只是音值上或符號上的差異，在本文中都視為  $i$  與  $\text{ə}$  的異體；潮州方言只剩一個

ə；漳州和瓊州的絕大部分方言都已經沒有央元音。

央元音是比較有標的(marked)的元音(參見本文 2.2 節的證明)，一般說來，無標音比較穩定，有標音則比較容易變化。有標音會變成無標音(unmarked)，而無標音不太容易變成有標音。基於這個認識，我們假設泉州音的央元音是保存著早某一個階段的共同閩南語的元音系統，其他的方言變了；而不是其他方言穩定的元音系統變成泉州的央元音。如果這個假設在以下的論證中，對於閩南語方言衍化過程(process)的解釋沒有困難，那麼這個假設就可以當作一個可接受的結論。

根據這個假設，我們可以說這些有標元音到漳州、台灣、瓊州等方言都變了。即使是泉州方言也早在 200 年前的《彙音妙悟》也開始發生變化，現代泉州音更是變化良多。

崩潰的有標元音自然地向邊緣的方向移位，其中元音高化就是所謂的「介音化」。以下我們以《彙音妙悟》為起點來討論這個音變過程(process)。

《彙音妙悟》以央元音為韻核的字類，依照音節結構的不同可分三大類：開音節單音韻母、開音節雙音韻母、閉音節韻母，以下逐韻討論。為求精簡，以下舉例不標聲調，且原則上以舒賅入。

## (二) 開音節單音韻母

### 〈居〉字母

泉州《彙音妙悟》〈居〉字母音讀，依照現在大部分泉州方言，擬為 \*-i (參見洪惟仁 1996:61,91)。這類字現代泉州音方言基本上還是唸高央元音 -i。這個字類現代漳州腔分為兩類，分別唸 -i 或 -u，原則是止攝三等精系及莊系字文讀音唸 -u，遇攝三等字唸 -i。我們認為共同閩南語本來就分為兩類，在泉州《彙音妙悟》混淆了。茲分述如下：

#### 止開三齒音

中古止攝三等開口字精系及莊系齒音字<sup>1</sup>文讀音如：子、次、賜、事、史等字，在現代泉州音唸 -i，潮州唸 -ə，都是開口音；但在漳州、廈門音卻唸合口 -u，海口唸 -i/-e，惠安唸 -i 則是齊齒。參見下面的語料(方言點加網底部分表泉州系，語料加網底部分為央元音變體，下同)：

#### (2)表一

例字	泉州	惠安	廈門	漳州	潮州	海口
子	tsi	tsi	tsu	tsu	tsə	tci
次	ts <sup>h</sup> i	ts <sup>h</sup> i	ts <sup>h</sup> u	ts <sup>h</sup> u	ts <sup>h</sup> ə	çi
賜	si	si	su	su	sə	çe
事	si	si	su	su	sə	çi
史	si	si	su	su	sə	çe

這些字的中古元音是-i，中古聲母都是齒音，可見央元音化是受到齒音的影響。我

<sup>1</sup> 莊系齒音字實際上是二等，韻鏡為了節省欄位，寄在三等，所以這類字是假三等。

們擬測原始閩南語的文讀音來源漢語的本來音讀是：精系三等唸\*tsji, \*ts<sup>h</sup>ji, \*sji，莊系唸成 \*tsri, \*ts<sup>h</sup>ri, \*sri。當介音\*j和\*r脫落了，剩下的-i在齒音之後央化成\*-i，但其他部位的元音仍保持-i，這個元音衍化過程也正是北京話空韻(元音央化)形成的過程。\*-i→\*-i的過程應該是在借入閩南語的來源漢語已經完成。因為閩南語並沒有\*tsi→tsi這條音變規律，所以子、字、死的白讀音韻母至今都還唸-i，從未因齒音的影響而央化。只有這種相對時代的差異才能形成泉州齒音字\*-i(文)和\*-i(白)的對立。

但是大部分現代閩南語方言，\*-i衍化成許多變體：漳州和廈門後移變成-u，惠安前移變成-i，潮州下移變成-e，海口再前移變成-e(根據雲惟利的《海口方言》文白音讀-i/-e有些混亂，但根據陳鴻邁的《海口方言詞典》所有的-e都跟惠安一樣唸-i)。

由此看來，止開三齒音的合口化和齊齒化都是後起現象，在共同閩南語的時代這個字類都是開口的\*-i。

### 遇開三

泉州《彙音妙悟》〈居〉字母的另一部分字來自中古遇攝三等。遇攝三等開口(魚韻)字全部唸-i，請看下面的語料：

(3)表二

例字	泉州	惠安	廈門	澎湖	漳州	潮州	海口
魚	hi	hi	hi	hu	hi	hə	fu
去	khi	khi	khi	khu	khi	k <sup>h</sup> ə	hu
豬	tí	tí	tí	tu	tí	tə	dú
箸	tí	tí	tí	tu	tí	tə	dú
汝	lí	lí	lí	lu	lí	lə	du
女	lí	li	tu	tu	li	nŋ	nu /ni
呂	lí	li	lu	lu	li	lə	li

比較(2)表一止開三齒音及(3)表二遇開三的字音，泉州和漳州的音韻行為差異是：現代泉州多數方言這兩類都混同為-i了，然後再變成-i或-u；而漳州音前者為-u，後者為-i，劃然不紊；海口的音變過程剛好相反，前者為-i，後者為-u，也是劃然不紊。

由此可見，共同閩南語的止開三齒音及遇開三分別是不同的字類。閩語其他方言止開三齒音及遇開三也多半有分別，請看以下(4)表三的語料(止開三齒音以「死」字為例，遇開三以「徐」字為例，不限定這兩個字)：

(4)表三

	建甌	建陽	福州	莆田	尤溪	永安	龍岩	泉州	漳州	廈門	潮州	海口
死 <sub>文</sub>	si	so	sy	ɿo	si	si	si	sui	su	su	sə	ti
死 <sub>白</sub>	si	soi	si	ɿi	se	si	si	si	si	si	si	ti
徐 <sub>文</sub>	tsy	ly	sy	ɿy	sui	tsy	ts <sup>h</sup> i	sui	ts <sup>h</sup> i	su	ts <sup>h</sup> u	çi
徐 <sub>白</sub>	tsy	ly	sy	ɿy	sui	tsy	ts <sup>h</sup> i	sui	ts <sup>h</sup> i	ts <sup>h</sup> ə	ts <sup>h</sup> ə	çi

以上的語料顯示整個福建閩語「死<sub>文</sub>」和「徐<sub>文</sub>」混韻的只有福州和泉州、廈門，其他方言都劃然有別。文讀音比白讀音的方言差異更大，沒有一個文白完全同音的方言(海口也只有這個字，其他大部分都不同音)。既然中古止開三齒音及遇開三的字在現代閩語方言是分別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字類，因此共同閩南語當然也屬於不同的字類。

南方閩語沒有一個方言有y元音，但北方閩語如建甌、建陽、福州、莆田、龍岩等方言遇開三的字類大部分都唸 -y，撮口音和非撮口音是對立的，顯然共同閩南語應該也有一個\*-y元音，就是遇開三的字音。共同閩南語\*i; \*y 在現代方言的變化擬如下表：

#### (5)表四

	共同閩南語	泉州	惠安	廈門	澎湖	漳州	龍岩	潮州	海口
止開三文	*i	i	i	u	u	u	i	e	i/e
遇開三	*y	i	i	u/i	u	i	i	e	i

\*i 和 \*y 兩者變化的結果，泉州系方言(泉州、惠安、廈門)和潮州系方言都混同了，但漳州系方言(漳州、龍岩)和海口沒有混同。廈門、海口部分字有方言混合的現象，廈門大體上和澎湖一樣都是 -u，只有部分字如汝、去、魚、豬、佇等少數常用字吸收了漳州音唸 -i，海口也應該是方言混合的結果，表三「徐<sub>文</sub>」字依照規律應該唸 su 才對，卻混入了-i 讀。

整體而言，共同閩南語的 \*-i 後移而合口化變成→u(漳州、廈門)，前移變成-i (晉江、惠安)，或下移變成 -e(潮州)，再進一步前移為 -ə(海南)；共同閩南語的\*y 則通常失去圓唇性而齊齒化，但泉州、潮州可能經過一個中間過程\*-u 而變成 -i，與\*-i 混同，廈門、澎湖、海口再後移為 u，潮州先混同為 -i 然後下移為 -ə。

#### 〈科〉字母

泉州《彙音妙悟》的〈科〉字母有一部分字所有閩南語方言都是開口呼，另一部分字是其他方言唸合口呼，而在現代泉州音唸開口呼。無論哪個方言，開合口和中古音齊合撮並不完全一致，只有中古開口的字，現代閩南語都還保持開口音。請看以下的例子：

#### (6)表五

中古音	開口		齊齒(唇音字)		合口		撮口	
例字	袋	胎	被	糜	過	螺	說	雪
泉州	tə	t <sup>h</sup> ə	p <sup>h</sup> ə	bə	kə	lə	sə?	sə?
廈門	te	t <sup>h</sup> e	p <sup>h</sup> e	be	ke	le	se?	se?
漳州	te	t <sup>h</sup> e	p <sup>h</sup> ue	muē	kue	le	sue?	se?
潮州	to	t <sup>h</sup> o	p <sup>h</sup> ue	muē	kue	le	sue?	se?
海口	də	hai	fue	mue	kue	le	te	toi?

上面的語料中，漳州、潮州、海口的開合口相當一致，但其合口音在現代泉州系方

言的泉州、廈門卻全部都唸開口，泉系方言在  $-ə$  之前沒有任何合口音。既然泉系方言以外的閩南語〈科〉字母都分為開合口兩類，我們也認為共同閩南語也應該分為開合口兩類。

我們把各個方言開口一致的字共同閩南語擬為開口音  $*-ə$ ，漳州、潮州、海口唸合口的一類字的共同閩南語擬為  $*uə$ 。後者唸合口音是存古形式，而泉系方言喪失合口介音是後起現象。我們擬出泉州音的合口介音消失規律為：

$$*u \rightarrow \emptyset / \_ə$$

這就是說，泉州方言  $*ə$  元音之前的合口介音消失了。但其他方言仍然保存合口介音。

### (三) 開音節雙音韻母

#### 〈雞〉字母

《彙音妙悟》〈雞〉字母相當於中古蟹開二、蟹開三，音讀擬為  $*əe$  (參見洪惟仁 1996: 61,108)，古代泉州音擬為  $*-əi$ ，這個字類在現代閩南語也有許多變體。請看下面的語料：

(7)表六

例字	汐止	泉州	同安	廈門	漳州	漳平	潮州	海口
底	təe	tue	tue	tue	te	tei	toi	dəi
細	səe	sue	sue	sue	se	sei	soi	toi
儕	tsəe	tsue	tsue	tsue	tse	tsei	tsoi	toi
雞	kəe	kue	kue	kue	ke	kei	koi	koi

由上可知，泉州系方言只有汐止等地安溪腔的老年層還保存著開口呼  $-əe$ ，汐止地區的某些人也有唸成  $[-we]$ 的，其餘都合口化為  $-ue$  了。很明顯的這個合口介音是由元音  $-ə$  介音化而來的。由古代泉州音到現代泉州方言應該是循著這樣的過程發生音變：

$$\begin{aligned} *-əi &\rightarrow -əe \rightarrow -we \rightarrow -ue \\ \text{或} \quad &*-əi \rightarrow -əe \rightarrow -oe \rightarrow -ue \end{aligned}$$

除了 $*-əi$  還沒有在方言調查中發現，其餘的過程都有實際的現代方言在實踐著。換言之，這個字類的泉州合口介音是後起的。

比較〈科〉字母和〈雞〉字母，我們知道泉系方言的音變有兩條相反的規律：〈科〉字母合口介音消失律： $*uə \rightarrow -ə$ ；〈雞〉字母合口介音新生律： $*-əi \rightarrow -əe \rightarrow -ue$ 。然後廈門的央元音又前移： $*-ə \rightarrow -e$ 。這三條規律相加的結果使得廈門和漳州的開合口正好變成相反。如：

## (8)

	共同閩南語	漳州	廈門
火雞	*huə <sup>2</sup> kəi <sup>1</sup>	hue <sup>2</sup> ke <sup>1</sup>	he <sup>2</sup> kue <sup>1</sup>
皮鞋	*p <sup>h</sup> uə <sup>5</sup> əi <sup>5</sup>	p <sup>h</sup> ue <sup>5</sup> e <sup>5</sup>	p <sup>h</sup> e <sup>5</sup> ue <sup>5</sup>

這就是有名的閩南語開合口對調(flip-flop)的歷史原因。(詳參洪惟仁 1995)

### 〈雙〉字母

《彙音妙悟》有一個字母〈雙〉(nāi<sup>2</sup>)，擬為 \*-̄ii (洪惟仁 1996:61,110)。這是一個開口韻，對應於中古山開二、山開四，同安方言以南的廈門唸齊齒音，漳州、潮州、海口的閩南語都讀開口音，唯獨泉州大部分方言唸成合口的 -ūi。請看下面的語料：

## (9)表七

例字	褒忠	泉州	同安	廈門	漳州	漳平	潮州	海口
指	ts̄ii	ts̄ui	ts̄ai	tsiŋ	tseŋ	ts̄ei	th̄ai	tai
千	ts <sup>h</sup> ̄ii	ts <sup>h</sup> ̄ui	ts <sup>h</sup> ̄ai	ts <sup>h</sup> ̄iŋ	ts <sup>h</sup> ̄eŋ	ts <sup>h</sup> ̄ei	ts <sup>h</sup> ̄ai	sai
肩	k̄ii	k̄ui	k̄ai	kiŋ	keŋ	k̄ei	k̄ai	kai
閒	̄ii	ūi	āi	iŋ	eŋ	ēi	āi	ai

雖然我把《彙音妙悟》的〈雙〉字母擬為 \*-̄ii，但是〈雙〉字母是〈雞〉字母的鼻化韻配對，根據方言比較，我們把更早的古代泉州音擬為 \*-̄ei (參見洪惟仁 1996: 61,170-174)。泉州音在近代發生了鼻元音上移：\*e→i；\*o→ŋ，央元音平行的位移是 \*-̄o→\*-̄i，運作在〈雙〉字母的音變就是 \*-̄ei→\*-̄ii→ūi。

我們假設這個 \*-̄ei同時也是共同閩南語〈雙〉字母的音讀。由共同閩南語到現代閩南語方言的音變過程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台灣雲林的褒忠是目前所發現最古老的泉州音，服從泉州鼻化元音上移的規律而\*-̄ei→-̄ii；現代泉州方言主要元音再後移、並圓脣化\*-̄ii→ūi；同安、潮州的韻腹下移為 -āi，海口進一步脫落鼻音成分而為 -ai；漳平原音前移而為 -ēi，漳州、廈門進一步把鼻化的元音韻尾變成鼻輔音韻尾<sup>2</sup>，ēi→ eŋ，然後再混同為iŋ，至於為什麼eŋ→iŋ的動機，詳參下文(3.3)的解釋。換言之，泉州的〈雙〉字母合口音讀 uī 是後起的，廈門及台灣的齊齒音讀 iŋ 也是後起的，都是元音高化的結果。

### 〈杯〉字母

共同閩南語的\*-̄ei，相當於中古蟹開二、蟹開四，但\*-̄ei 字類在泉州音分成兩類，一般的情形歸前述《彙音妙悟》〈雞〉字母；聲母為唇音的一類歸入《彙音妙悟》〈杯〉字母。這兩類字在所有泉州腔以外的方言都是同韻字，並且是開口字，但是在《彙音妙悟》泉州音以及較保守的汐止等安溪腔卻分成兩類。請比較以下的語料：

<sup>2</sup> 閩南語的鼻音領域涵蓋整個音節，只要韻腹鼻化，包括濁聲母、介音、音韻都要有鼻音。

## (10)表八

例字	汐止	泉州	同安	廈門	漳州	漳平	潮州	海口
八	pue?	pue?	pue?	pue?	pe?	pei	poi?	boi
拔	pue?	pue?	pue?	pue?	pe?	p̄ei	poi?	boi
批	phue	phue	phue	phue	phe	phei	p̄oi	foi
買	bue	bue	bue	bue	be	bei	boi	boi

上面的語料顯示泉州系方言很整齊的都唸合口呼，而其他方言都是開口呼。這些字的聲母都是唇音字，可見韻母合口化是因為受到唇音聲母的同化作用所觸發，泉州方言運作了一條唇化規律：

\*-əi→-əe→-ue / [唇音]\_\_\_\_\_

這條唇化律促使 \*-əi 字類的唇音字早日合口化。雖然最後的結果〈雞〉、〈杯〉兩類字都相繼合口化而混同為 -ue 了。

## 〈鉤〉字母

泉州《彙音妙悟》〈鉤〉字母是一個文讀韻，其音讀擬為 \*-əu (洪惟仁 1996:61) ，共同閩南語也擬如\*-əu。字類相當於中古流開一，這一類字的白讀相當統一，都是 -au，但文讀音相當分歧。大部分現代方言\*-ə- 發生了前移或後移，只有永春方言還保存 -əu 的古讀(筆者訪已故余承堯先生所記，林連通 1989 所載的永春方言已經變成-io 了)。請看以下的語料：

## (11)表九

例字	永春	安溪	泉州	同安	廈門	長泰	漳州	漳平	潮州	海口
后	həu	hou	hio	hɔ	hɔ	heu	hɔ	hou	hou	fiou
厚	həu	hou	hio	hɔ	hɔ	heu	hɔ	hou	hou	fiou
貿	bəu	bou	bio	bɔ	bɔ	beu	bɔ	bou	mou	mou
愁	tsʰiu	tsʰiu	tsʰio	tsʰiu	tsʰiu	tsʰiu	tsʰiu	tsʰiu	tsʰiu	çou

上面的方音語料顯示，安溪、漳平、潮州、海口的韻核元音後移了，變成 -ou，是一種「同化位移」(參見 2.2.2 節)，漳州、廈門、同安也是走這個路線，不過因為韻尾-u 脫落了，\*-ou 變成 -o；泉州的元音前移，變成 -io 和《彙音妙悟》〈燒〉字母 -io 混淆了。泉州音由 \*-əu→-io 應該有一個像長泰方言的中間過程\*-eu<sup>3</sup>，Douglas (1875) 有唸 -io 的記

<sup>3</sup> 長泰方言所有的「鉤」字母都唸成 -eu，像是保存了現代泉州的早期形式，但泉州的「鉤」kio 和「姑」kɔ 是對立的，漳州系方言則兩者都混同為 kou 或 kɔ，長泰「鉤」keu 和「姑」keu 同音，可見長泰基本上屬於漳州方言。長泰的 eu 是由 \*əu 和 \*ou 混同為 \*əu，然後元音前移演變而成的。長泰和其他漳州方言不同的只是，其他漳州系方言則是元音後移的結果。一般漳州方言的音變過程是：\*əu→\*ou；\*ou→o，長泰反其道而行：\*ou→\*əu→eu。澎湖的湖西方言還有一個過程：eu→io。這裏只是舉音變過程的例，不能

載，小川尚義(1907)有唸 -eo的記載，變化的過程似乎是漸進的，變化類型則是「異化位移」(參見 2.2.2 節)。我們可以將〈鈎〉字母的音變過程擬為 \*-əu→-eu→-eo→-io→-io，元音位於造成音節結果轉型，終於變成齊齒音的過程詳參 3.1 節的分析。

由此可見，《彙音妙悟》〈鈎〉字母在現代泉州方言的齊齒介音也是後起的。其他方言並沒有發生同樣的現象。

#### (四) 閉音節韻母

泉州《彙音妙悟》還有韻核為央元音的閉音節韻母，其音變過程和雙元音開音節韻母有類似的並行現象。分述如下：

##### 〈箇〉字母

《彙音妙悟》〈箇〉字母擬為\*-im(洪惟仁 1996:61)，古代泉州音及共同閩南語擬為 \*-əm，事實上閩南語閉音節不能有中、高元音的對立，-im 和 -əm 只是表面音值的差異，基底形式是一樣的，怎麼樣標示都可以。這個字類相當於深開三莊系字，請看以下的方言語料：

(12)表十

例字	永春	泉州	同安	廈門	漳州	漳平	潮州	海口
森	səm	səm	sim	səm	som	sam	sim	tiom; ciom
蓼	səm	səm	sim	səŋ	som	sam	sim	

上面的語料顯示，同安、潮州、海口等方言發生了齊齒化。從共同閩南語來看，泉州齊齒化過程是鼻音韻尾 -m 之前央元音 \*ə 前移上昇為 -im。海口的情形是 \*im 先插入一個過渡音-ə，變成-iəm，然後元音後移變成-iom。漳州的元音直接後移變成-om，廈門再變成-əŋ；至於漳平方言則是元音下移，變成-am。

由此可見，泉系方言、潮州方言〈箇〉字母的齊齒化是後起現象。

##### 〈恩〉字母

《彙音妙悟》〈恩〉字母，擬為 \*-in (洪惟仁 1993:61, 95)，古代泉州音擬為\*-ən。閩南語閉音節不能有中、高元音的對立，-in 和-ən 只是表面音值的區別。

閩南語臻攝三等字分成三類，一類是所有方言都唸成-in 的，對應於中古臻開三；一類是所有方言都唸成-un 的，對應於中古臻合三，這兩類字的開合口閩南語內部方言相當一致，也都和中古音一致。譬如「緊」字(屬〈賓〉字母)每一個方言都說 kin<sup>2</sup>，「軍」字(屬〈春〉字母)每一個方言都說 kun<sup>1</sup>。

但屬於《彙音妙悟》〈恩〉字母的這些字，包含著中古臻開一的「恩」、「根」、「跟」、「恨」；臻開三的「巾」、「銀」、「斤」、「筋」、「近」、「隱」、「訖」；臻合三的「均」、「鈎」、「勻」、「允」…等，方言差異最為嚴重。請看下面的語料：

把長泰歸為泉州系方言。現代泉州話的韻母元音有很多的混同變化，-əu 在現代泉州方言也幾乎消失，只保存在德化縣，現代永春話-əu 已經變成-ə，又安溪話-ou 也變成-ɔ了。

(13)表十一

例字	汐止	永春	泉州	廈門	漳州	潮州	海口
恨	hin	hən	hun	hun	hin	heŋ	fun
根	kin	kən	kun	kun	kin	keŋ	kian
巾	kin	kən	kun	kun	kin	keŋ	kian
銀	gín	gən	gun	gun	gin	ŋeŋ	ŋian
均	kin	kən	kun	kun	kin	keŋ	kun
允	in	ən	un	un	in	zuŋ	dzun

上面的語料，一般說來對應關係非常整齊，只有少數的例外，如「允」字。例外的原因需要再進一步研究，可能不同方言有文白語用上混淆的現象，不容易釐清；海口有齊齒、合口兩讀，應該是方言混合的結果。

這類字共同閩南語擬為 \*-ən，韻核前移就成了潮州的 -en (潮州韻尾有\*n→ŋ的音變過程)；上移就變成早期泉州和汐止方言的-in；後移就變成了現代泉州、廈門的 -un；前移就成了漳州的-in；-in 插入一個過渡音變成 -iən，過渡音韻核化，就變成海口的 -ian(但根據陳鴻邁的《海口方言詞典》所有的-ian 都跟漳州音一樣唸-in)。由此看來，-un 的合口音、-in 的齊齒音都是後起的。

### 〈生〉字母

《彙音妙悟》最後一個央元音開口閉音節韻母是〈生〉字母，擬為\*-iŋ，現代泉州方言已經和〈毛〉(mŋ<sup>5</sup>)字母的 -ŋ 混同了，但在 200 年前的《彙音妙悟》時代，〈生〉字母\*-iŋ 與〈毛〉字母\*-ŋ 是兩個互相對立的韻母。《彙音妙悟》〈生〉字母這個韻類相當於中古曾開一、梗開二；而中古曾開三、梗開三則歸入《彙音妙悟》〈卿〉字母\*-iŋ。下面的字屬於《彙音妙悟》〈生〉字母：

(14)表十二

例字	泉州	永春	同安	廈門	漳州	漳平	潮州	海口
朋	pŋ	piŋ	piŋ	piŋ	ping	pʰoŋ	pʰeŋ	feŋ
生	sŋ	siŋ	siŋ	siŋ	sing	sin	seŋ	teŋ
則	tsiak	tsik	tsik	tsik	tsik	tsit	tsek	tçek
特	tiak	thik	tik	tik	tik	tʰit	tek	dæk

和〈箇〉、〈恩〉相平行的，我們把〈生〉字母的共同閩南語擬為 \*əŋ，但是在現代方言卻沒有一個唸成\*əŋ 的。泉州在韻末之前發生了上移，變成\*-iŋ，然後元音脫落，變成 -ŋ，和〈毛〉字母混同；泉系方言另一個比較特殊的變化是入聲韻。入聲\*-ik 如果韻核刪除了就變成完全沒有響音，不能成韻，所以泉州\*-ik 不可能變成\*-k，泉州如果要迴避變成\*-k，又不要在韻尾之前有個-i-元音，唯一的策略就是介音化為\*-iik，結果歸入〈卿〉字母一起變成 -iak，其中大概有個\*-iək 的中間過程，其音變過程擬為：\*ik→\*iik →\*iək→iak；同安、廈門則是由\*-iŋ元音前移為 iŋ；漳州也唸 -iŋ，這裏的漳州音根據馬

重奇(1994)，其實漳州的大部分方言都和潮州、海南島一樣唸 -eŋ (見周長楫 1986)，依據麥都思(1937)的記載，早期漳州音也是 \*-eŋ。漳州以南的所有方言都有中元音前移規律： $*ə \rightarrow e$ 、 $*əŋ \rightarrow eŋ$  和  $*ən \rightarrow en \rightarrow eŋ$ ，兩者平行發展。接近泉州的漳州次方言如漳州、漳平等變成-iŋ；接近客語的漳平、龍岩的韻末和元音的舌冠性[coronal]同化而再前移： $*-ing \rightarrow -in$ ,  $*ik \rightarrow it$ ，這明顯的是受客家話的特徵傳播。漳平的「朋」字特別唸成 p<sup>h</sup>oŋ，這是韻核元音因受聲母的唇音性[labial]同化而後移、圓脣化的結果。

由此可見，〈生〉字母的介音化是元音前移再上移或元音上移再前移的結果。這個介音化是後起的。

以上我們把《彙音妙悟》所有以央元音為韻核的九個韻母都介紹了，在《彙音妙悟》的韻母系統中，我們還擬了四個央元音韻核的字母，如〈金〉\*-iim、〈賓〉\*-iin、〈卿〉\*-iŋ、〈春〉\*-uin (參見洪惟仁 1996)，不過這四個韻母都既有介音、又有輔音韻尾，它們的韻核很像是-i，而-i 不過是過渡音的性質，而不像主要元音。這些韻母閩南語內部方言的音讀非常一致，和前九韻的性質完全不同，所以這裏略過不提。

## 二、元音位移的動機與策略

以上討論的這九個開口韻是閩南語內部方言差最嚴重的韻類。我們在每一個韻類的分析中都擬出共同閩南語的音讀。

比較現代閩南語方言，我們看出，雖然方言不同，音讀不同，卻有一些共同的音變趨向，那就是：韻核「迴避有標音，而向邊緣移動」，這可以說是閩南語音變的「原則」(principle)，也可以說是閩南語方言有標音位移的動機(motivation)。

以下讓我們來細細的分析閩南語有標音崩潰而產生位移的動機與策略，同時分析元音位移和環境的互動關係。

### (一) 元音崩潰的原因

所謂「有標音」就是複雜難發、需要動用許多不同的調音機制才能發出的音，反之所謂「無標音」就是簡單易發、只要動用少數發音機制就可以發出的音。偷懶是人類的天性，因此無標音比較自然(natural)而穩定，有標音則比較不自然，在世界語言共時的採用率較低，在歷時上容易變化為無標音。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把有標音的崩潰看成是語音變化的「動機」(motivation)。

可是那些音是「有標音」，那些音是「無標音」呢？當我們提出「有標元音的崩潰」做為閩南語方言分化的「動機」(motivation)或「原則」(principle)這個論點時，我們必須證明共同閩南語的 \*i 、\*ə 和 \*y 是「有標音」，然後才能說明同樣是元音，為什麼只有央元音或撮口音會崩潰，而其他的元音卻能夠穩定地存在著。

音的自然性(naturalness)可以從世界語言的採用律察知。Maddieson 從世界各語系中分佈平均地選擇了 418 個語言的音系，輸入電腦，製成「洛杉磯加州大學音韻清單資料」(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 簡稱 UPSID)，他從所蒐集的世界語言 2549 個元音音位中統計出每一個元音被世界語言採用的次數，本文稱之為「採用率」。UPSID 所載元音的採用率整理如下表(Maddieson 1984:124)：

(16)表十四

	前		央		後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合計
高	452	29	55	10	31	417	994
中	425	32	100	8	19	448	1032
低	81	0	392	1	13	36	523

由上表可知，低元音普遍的不分前後音，它的採用率是 392。中、高元音傾向於分佈在兩個極端，前展或後圓都至少在 417-452 之間，其餘的音採用率都很低，只有中央元音達到 100，其他的音都在 55 以下。採用率越小，顯示這樣的語音做為音位越不自然。在所有元音中只有不分前後的低元音、前展或後圓的中、高元音是自然音，因而是無標的，前元音不需要特別標示[-圓唇]特徵；後元音也不需要特別標示[+圓唇]特徵，只要標示[±後]，它的圓唇性便可預測；低元音更不需要標示[±圓唇]或[±後]。其他的元音都需要標示，因此是有標的，也就是人類語言不歡迎的，容易變化的元音。

本文所指的共同閩南語央元音 \*i, \*ə和 \*y 就是屬於這類不自然音，其使用頻率分別是 y:29 和 i:55 、ə:100，這個順序正好是閩南語位移元音時代先後的順序，\*y 最先位移，然後是 \*i，最後是 \*ə。閩南語沒有一個方言有 \*y，泉州方言有兩個央元音 i, ə，潮州方言只剩一個央元音就是 -ə。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閩南語的方言差會集中在上述的韻類了，這是因為共同閩南語的這類元音屬於人類語言普遍不歡迎的、有標的不自然音。共同閩南語豐富的有標音正暗藏著方言分化的玄機。

## (二)位移的條件與方向

既然閩南語方言覺得有標元音需要位移到無標的位置，接下來的問題是：移往那個無標位置？

理論上說來，位移的方向可以分為「自由位移」和「條件位移」。

元音的位移不受環境的影響，方言覺得央元音需要移動，它可能決定前移或後移、下移，完全不需要考慮環境因素，叫做「自由位移」。不過自由位移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位移方向固定，所有的元音都往一個方向位移，這種情形謂之「定向位移」；另一種是個別的元音隨便移動，沒有一定的方向，這種情形謂之「不定向位移」。

位移需要考慮環境條件而決定移動方向的叫做「條件位移」。條件位移也有兩種，一種是往區別特徵相反的方向移動，謂之「異化位移」；另一種是往區別特徵相同的方向移動，謂之「同化位移」。

位移的環境條件(conditioning of movement)和方向的固定性(fixation of direction)是音變的兩個「參數」(parameters)，也就是閩南語方言迴避有標音的策略(strategy)。閩南語各個方言為了迴避央元音的限制雖然是一致的，但是所採用的策略不同，而有不同的方言變體。

## 1. 單音韻母的位移

有標元音在單音韻母的環境下沒有介音或韻尾的牽制，它的位移變化比較自由，一個央元音可以前移、後移或下移，這種不受聲母條件的限制，屬於「自由位移」的類型。

以遇開三為例，同樣是泉州系方言，大部分泉州方言原位不動，保持 \*i，但澎湖、廈門則採取 \*-i→-u 的後移策略，而惠安、晉江則採取 \*-i→-i 的前移策略，同樣是泉州系方言，卻採取了兩個不同的策略；而同樣是閩南語方言，唯有潮州採取 \*-i→-ə 的下移策略。

漳州、海口保存了共同閩南語 \*y 類與 \*i 類的對立，\*y 與 \*i 兩個有標音崩潰之後，漳州\*y→i 就地取消圓唇特徵，\*i→u 後移了，這兩條音變規律是同時發生的；海口相反 \*i→i 前移，然後\*y→i→u 一直後移，兩條音變規律一定有不同的時代層次，否則兩類字就會混同起來。我們也看出同樣是\*i 海口在不同的時代選擇了不同的位移方向。

比起泉州來，漳州、海口更傾向於迴避採用央元音，漳州、海口不希望中高元音有三向對立，但希望保存 \*y 類與 \*i 類的對立，也就是說漳州希望有標音的崩潰不會造成兩個字類的混淆。

但是潮州、泉州則傾向於取消 \*y 的存在所造成的音系不對稱(前有 2 音，央、後只有 1 音)，但比較可以容忍央元音和前後元音構成三向對立，所以 \*y 先併入 \*i，然後 \*i 再按如前所述的前移、後移或下移策略，慢慢變。所以表面上看來，雖然漳州和泉州的惠安「煮」都唸成 tsi，但是漳州的「子」唸成 tsu，惠安的卻也唸成 tsi，原因在此。

至於\*-ə，絕大多數方言都向前移，只有潮州向後移。

## 2. 複音韻母的位移

複音韻母的環境下，央元音的位移變化沒有單音韻母那麼自由，它的前後有其他的音段存在，有些方言央元音的變化方向必須受到相鄰音段的制約，因而進行「條件位移」。

「條件位移」可分「同化」(assimilation)與「異化」(dissimilation)。同化和異化都是語音變化的自然傾向。生理上傾向於方便發音，這就造成「同化」。但是同化位移可能造成音韻的混淆，降低音類的區辨功能，因此人類的語言在心裡上傾向於保存區辨功能或擴大區辨功能，這就造成語音的「異化」。

但是一個元音的位移是否一定要受到環境的限制而不能自主，這也不一定，有些方言雖然受到央元音的限制不能不位移，但是它的位移卻不必受到環境的制約，而是自主地選擇位移的方向。這樣的位移還是屬於「自由位移」。如前所述自由位移可以分為「定向位移」和「不定向位移」，但是閩南語方言似乎只有定向位移。

這樣複音韻母的位移可以分為三種：異化位移、同化位移、定向位移。以下根據表十三分析歸類，把不同方向的位移分韻核與聲母或介音的互動、韻核與滑音的互動、韻核與韻末的互動三類，排除了不位移的方言，所有受環境影響的位移整理如表十五至表十七。

(17)表十五(與聲母或介音的互動)

共同閩南語	同化位移	異化位移	其他策略
-------	------	------	------

*-uə		-ue 漳州、潮州、海口	-ə泉州(去合口介音)
*-əi	-ue (唇音聲母之後) 泉州		
*-əŋ	-ong (唇音聲母之後) 漳平		

由上表看來，就央元音而言，聲母的唇音性[labial]對泉州和漳平兩個方言有強烈的同化作用，但其他的方言則不受影響；介音的唇音性對央元音更具有排斥性，漳州、潮州、海口都傾向於唇音異化位移： $*uə \rightarrow ue$ ，迴避了這個限制，沒有一個方言採取同化位移： $*uə \rightarrow *uo$  的。如果 $\text{-ə} \rightarrow \text{-o}$ ，就會違反了唇音異化限制。

泉州系方言甘脆把介音取消： $*uə \rightarrow ə$ ，自然無所謂迴避限制的問題，這是另一種迴避策略。但其他的方言則發生了舌位異化，元音向前移。

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共同閩南語的  $*uə$  韻字，大部分的閩南語方言-ə都變成前元音-e，泉州沒有走 $*uə \rightarrow ue$  的路，卻採取刪除合口介音的策略，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早期泉州音傾向於維護 -ə 元音，但 -ə 並非唇音，並不需要迴避唇音異化限制，如果按照一般泉系方言的前移規律 $*ə \rightarrow e$ ，則 $*uə \rightarrow ue$ ，也很自然，為什麼泉州要採取合口介音脫落的策略？

因此筆者設想閩南語祖語的  $*ə$  可能是  $*oi$  變來的，而  $*uə$  則是 $*uoi$  變來的。合口介音是因為和韻核-o 發生唇音異化而刪除的，閩南語後元音都具有唇音性的，閩南語各地方言，凡是 -o 前面的合口介音都消失了(詳見洪惟仁 1996:141-161 的論證)。

請看表五的語料，中古合口字「螺」現代閩南語全部唸開口，另外「雪」海口唸 oi。因此我們也許可以大膽猜測：屬於《彙音妙悟》〈科〉字母的字(果合一、蟹合一、蟹合三、山合三入聲)在更早期的閩南語唸 $*uoi$ 。其中 u 和 o 正好違反了唇音限制。所以許多閩南語方言開始迴避這個限制，泉州為了這個迴避限制進行了 $*uoi \rightarrow oi \rightarrow ə$ 的音變；其他方言也在進行這個音變，譬如「螺」 $*luoi \rightarrow *loi \rightarrow *lə \rightarrow le$ ，在這個階段，唇音異化限制刪除了合口介音。由此而論，泉州合口介音的消失也是一種唇音異化效應的結果，它的消失發生在非常早期的歷史階段。

但是當泉州以外的方言開始進行合口介音脫落律的同時也在進行另一條規律： $*oi \rightarrow *ə$ ，這條規律適用到合口音來，進行了 $*uoi \rightarrow *uə \rightarrow ue$  的音變。 $*oi \rightarrow *ə$  遂變成了一條拆橋規律(bleeding rule)，拯救了〈科〉類字的合口介音。我們用詞彙擴散理論來解釋為什麼上述中古合口韻類，非泉州音開合口參差不齊的原因。

### (18)表十六(與滑音韻尾的互動)

共同閩南語	同化位移	異化位移	定向位移
*-əu	$*-ou \rightarrow -ɔ$ 漳州、泉州(安溪)、同安	-eu 長泰 $\rightarrow -io$ 泉州	-ou 潮州、海口、安溪(後移)
*-əi	-ei 漳平 $\rightarrow e$ 漳州、台灣	-əe 汐止(安溪) $\rightarrow -ue$ 泉州、廈門、同安、澎湖	-oi 潮州、海口(後移)
*-əŋ	-əŋ 漳平 $\rightarrow eŋ$ 漳州 $\rightarrow iŋ$ 廈門	$*-ii \rightarrow -iŋ$ 泉州	-ai 潮州、同安(下移) $\rightarrow ai$ 海 口

由上表可見，韻核與滑音韻尾的互動關係可分為三個類型：

同化位移：漳州(後元音之前後移，前元音之前前移)

異化位移：泉州(後元音之前前移，前元音之前後移)

定向位移：潮州、海口(口元音後移、鼻元音下移)

位移策略的不同和方言地理分佈互相競合，但方言交界區則處於猶豫之間。如介於漳泉之間的安溪、同安、長泰等方言則兼行同化位移與異化位移。同安： $*əu \rightarrow ou \rightarrow ɔ$  是同化位移； $*əi \rightarrow əe \rightarrow we \rightarrow ue$  是異化位移； $*əi \rightarrow əi$  是定向(下移)位移。長泰乃至由長泰移民至澎湖的湖西方言： $*əi \rightarrow əe \rightarrow we \rightarrow ue$ ； $*əu \rightarrow eu \rightarrow eo \rightarrow io \rightarrow iɔ$  是異化位移；但 $*əi \rightarrow əi \rightarrow an$  却是下移。

### (19)表十七(與輔音韻末的互動)

共同閩南語	同化位移	異化位移	定向位移及其他
$*-əm$	-om 漳州 $\rightarrow -oŋ$ 廈門(白)	-im 同安、廈門	-im 潮州、海口
$*-ən$	-in 漳州、海口(陳)	$*-in$ 汐止(安溪腔) $\rightarrow -un$ 泉州、同安、廈門、澎湖、海口(部分)	$*-en \rightarrow -eŋ$ 潮州、海口(陳)
$*-əŋ$		-ing 漳州、廈門、同安、永春 $\rightarrow -in$ 漳平	-eŋ 潮州、海口 -ng 泉州

由上面的資料我們也歸納出三種音變類型：

同化位移：漳州、漳平( $*əm \rightarrow om$  脣音同化位移； $*ən \rightarrow in$  舌位同化位移)；但在舌背音[dorsal]之前 $*əŋ \rightarrow eŋ \rightarrow iŋ$ ，則成舌位異化位移。

異化位移：泉州 ( $*əm \rightarrow im$  脣音異化位移； $*ən \rightarrow un$  舌位異化位移)。但在舌背音[dorsal]之前則元音消失 $*əŋ \rightarrow iŋ \rightarrow ŋ$ 。

定向位移：潮州、海口(輔音韻末(coda)前的 -ə 全部前移成 -i 或 e。 $*əm \rightarrow im$ ； $*ən \rightarrow in/en$ ； $*əŋ \rightarrow eŋ$ )

由上面的資料看來，對於央元音的位移方向發生影響的韻末輔音只有-m, -n，舌背音 -ŋ 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不計舌背音，也排除方言混合、方言過渡地帶的例外現象，我們看出，不論韻尾環境是滑音或輔音韻末，閩南語各個方言央元音的位移方向有一個一致性，也就是：

### (20) 閩南語方言位移的類型分佈

漳州：同化位移

泉州：異化位移

潮州、海口：定向位移

這個現象證明了方言變體是因為位移策略的不同而產生；同時音變參數有一定的地理分佈，體現在方言類型上，就是方言區。我們必須把音變參數看成是一種區域性特徵，

在一定的方言區內所有的方言都服從相同參數的限制。而在方言的交界區有時會採取不同的音變參數，展現方言交界區的過渡性質。

### 三、 區辨功能限制與介音化

最後討論跟介音化有關的元音上升。介音化必須以元音上升為條件，如果只是央元音前移、後移，如 $*ə \rightarrow e$ ； $*ə \rightarrow o$ 的音變，這樣還不能造成表十三所示的介音變化。

不過所謂「介音化」的意義和單純的元音高化不同。比如台灣話的合口介音，筆者曾經做過實驗，其實際音值是個圓脣的中元音：ua[oa]、ue[oe]，但 ui[ui/uɪ]，這就是為什麼教會羅馬字要寫成-*oa*, -*oe*, -*ui*的原因。雖然如此，做為一個閩南語的母語人(native speaker)，在心裡上，卻認為韻核前面是一個合口介音。符號上可以寫成 ua, ue 或 wa, we, wi。

由此可見，所謂「介音」不是用音值來定義的，而是一種音節結構的位置，就是韻核(nucleus)前面的上滑音(on-glide)的意思 (Spencer 1996:96)。上滑音指的是雙元音的舌位滑動，滑音舌位的高低唯一的條件是不能比韻核的舌位低。比如前滑音/y-/，只要它的舌位不比韻核低，就是齊齒呼；/w-/，只要它的舌位不比韻核低，就是合口呼。

依照傳統聲韻學的定義，當韻核是高元音 -i, -u 的單音韻母時，雖然舌位沒有滑動，我們還是假定這個高元音佔著介音的位置，它兼具著韻核與介音的角色。所以-i 算是齊齒呼，可以寫成-yi，-u 算是合口呼，可以寫成 -wu。泉州〈居〉字母 \*i 是開口呼，同樣是泉州方言，廈門、澎湖方言的元音後移成了後元音 -u，就是開口變合口；晉江、惠安元音前移成前元音 -i，就是開口變齊齒。

高元音以外的中、低元音，開口要變成齊齒或合口，必須先運作「元音上移」的程序。如所有共同閩南語的鼻化中元音到現代泉州方言都普遍的上升為高元音了： $\tilde{o} \rightarrow \eta$ ;  $\tilde{e} \rightarrow \tilde{i}$ ;  $\tilde{əi} \rightarrow \tilde{ii} \rightarrow u\tilde{i}$ ，後二者的情形自然衍生出介音出來。一個開口變齊齒；一個開口合口。

像這類音變過程都容易理解，這裏要特別提出來討論的是兩種受到音韻限制而被迫衍生介音的例子。

#### (一) 結構位置的移動

兩個相鄰的音越遠越好。依照「充分感知分別原則」(principle of sufficient perceptual separation /SPS)(Ladefoged 1993:268-269)，或稱為「最大感知區別原則」(principle of maximum perceptual differentiation /MPD)(Katamba 1993:108)，一個語言的音位清單中所有的音位都傾向於往最大距離取得分別，同時相鄰的語音差別越大越好，現代台灣閩南語的雙元音只有 ai; au 兩個，沒有以中元音為韻核而接滑音韻尾的 \*ei, \*ou，共同閩南語有 \*ei, \*ou，甚至有 \*əi, \*əu，這些雙元音都是有標的結構，現代閩南語方言這四個韻母紛紛變走了，越來越多的方言把這些韻母變成更無標的雙音結構，如 \*əi→əe→ue 或 \*əu→ou，或取消滑音韻尾，如 \*ei→e 或 \*ou→o。

為什麼雙元音 ai; au 兩個普遍地受到歡迎，而韻核是中元音時卻不能不變走呢？我們認為就是受到前述 MPD 的限制。因為中元音和滑音韻尾之間的距離比較近，聽辨上的區辨功能較低，因而這些中元音複音韻母 \*əi, \*əu 自然趨向於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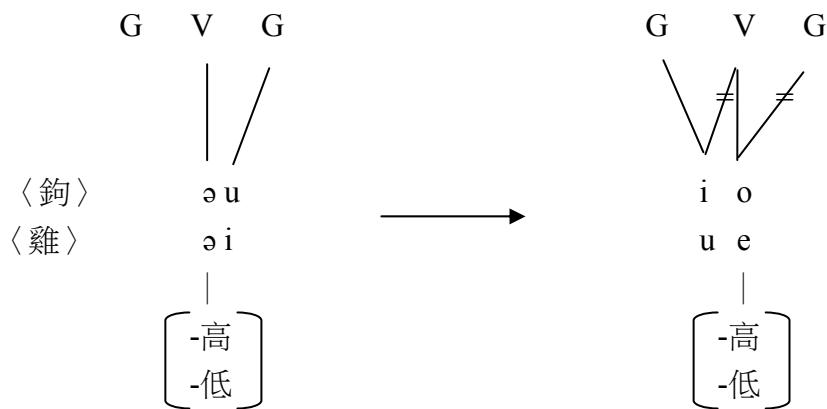
韻核為央元音的 $*\text{\textcircumflex{e}}\text{i}$ ,  $*\text{\textcircumflex{e}}\text{u}$  崩潰的最為迅速，現在閩南語幾乎已經找不到保存的方言（筆者所知僅永春老輩有 -\text{\textcircumflex{e}}\text{u} 韵母），但漳州西部方言還有 -ei, -ou 兩韵，-ou 韵的分佈更廣，潮州、海南島都還存在。

如前所述部分泉州系方言有這樣的音變過程：

〈鉤〉       $*\text{\textcircumflex{e}}\text{u} \rightarrow -\text{eu} \rightarrow -\text{eo} \rightarrow -\text{io} \rightarrow -\text{io}$   
 〈雞〉       $*\text{\textcircumflex{e}}\text{i} \rightarrow -\text{ei} \rightarrow -\text{ue} \rightarrow -\text{ue}$  或  $*\text{\textcircumflex{e}}\text{i} \rightarrow -\text{ae} \rightarrow -\text{oe} \rightarrow -\text{ue}$

這就是受到 MPD 原則的限制，韻核元音儘量位移到離開韻尾滑音愈遠的邊緣地帶。韻核元音再高化的結果就變成了介音，而滑音韻尾反而變成了韻核。這個過程可以圖示如下(G=滑音、V=韻核)：

### (21)部分泉州系方言韻母結構位置的移動



這個過程包含了兩個小過程，一是韻核央元音邊緣化，進行異化位移，然後高化；一是雙元音的兩個元音都必須位移，第一個元音逐漸高化，第二個元音低化，兩個元音成翹翹板位移現象。

這種結構位置的變化需要堅持中元音的特徵[-高;-低]這個條件才能成立。如果不是企圖保存央元音特徵，這個央元音 -\text{\textcircumflex{e}} 就可能低化成-a，而變成 -au, -ai。所以發生(21)這種音變的方言不要央元音 -\text{\textcircumflex{e}}，卻又企圖保存中元音的特徵，中元音的特徵移位到第二個元音(也可以說中元音特徵堅守著韻核的位置，並沒有移動，移動的只是音段的結構位置)。

韻尾滑音移動到韻核位置，得到中元音的特徵[-高;-低]，因而產生元音的低化，這就是第二個過程的發生。如果沒有第二過程，光是第一個過程，音變的結果會變成-iu; -ui(異化位移)或 -u; -i(同化位移)。

其次(21)的成立也必須是「異化位移」，如果是同化位移，雙元音會變成-ou 或-ei，這樣也不會產生結構位置的變化。

最後要說明的是：介音化只要第二個元音低化為中元音並且第一個元音不低於第二個元音就可以成立，前面已經說明，在閩南語母語人(native speaker)的語感，只要介音

的舌位不低於韻核就可以認定是介音，而不要求介音的舌位必須達到高元音或甚至半元音的程度。所以不管音值是[eo/ɪo/ɪo]都認為是齊齒音 /yo/，不管音值是[oe/ʊe/ʊe]都認為是合口音 /we/。

## (二) 複音韻腳韻核無中、高元音對立

閩南語的單音韻母元音舌位可以有 3 到 4 個區別位階，但是所有的複音韻腳，不論是[韻核+滑音] (VG 音型)的雙元音開音節韻母、或[韻核+韻末] (VC 音型)的閉音節韻母，只有低元音 a 可以出現在任何一種音型，但任何音型都不容許韻核有中、高元音對立。基於這條限制，中元音和高元音韻母只能二選一。這樣的互補關係可以用下表來表示：

### (22) 複音韻腳無中、高元音對立

	-i	-u	-m	-p	-n	-t	-ŋ	-k
a	ai	au	am	ap	an	at	aŋ	ak
e	*ei	*eu	*em	*ep	*en	*et	*eŋ	*ek
i	-i	-iu	im	ip	in	it	iŋ	ik
ɔ	*ɔi	*ɔu	ɔm	ɔp	*ɔn	*ɔt	ɔŋ	ɔk
o	*ɔi	*ɔu	*om	*op	*on	*ot	*oŋ	*ok
u	ui	-u	*um	*up	un	ut	*uŋ	*uk

單音韻母的元音所佔發音時間涵蓋整個韻母，但是複音韻腳韻核的發音時間只有單音韻母的一半，因此從語音區辨的觀點來看，同樣的元音，複音韻母韻核的區辨功能 (distinctive function)只有單音韻母元音的一半。單音韻母可以分別中、高元音，但複音韻母卻不能，便是基於這個原因。複音韻腳無中、高對立可以說是反映了語音區辨功能的限制。

這條限制的適用範圍非常廣，幾乎涵蓋了所有現代閩南語方言。北部閩南語自漳州北部至泉州海區方言，及所有的台灣閩南語方言有 iŋ，因此就沒有 eŋ；潮州、海口、漳平有 eŋ，因此就沒有 iŋ。同樣的，所有的方言都只有 oŋ，沒有 uŋ。其餘可以類推。

就歷時的變化來說，因為這條限制，當央元音前移或後移可能違反這個限制時就必須二選一，有些方言的中、高元音可能的對立就被迫混同起來。當中元音混入高元音時，也就是介音化了。例如：

**1 閉音節韻腳**：《彙音妙悟》有〈卿〉\*-iəŋ 和〈生〉\*-əŋ 的對立，台灣的泉州腔有這樣的音變：〈卿〉\*-iəŋ → -iŋ；但是\*əlle，假定按照同樣的單音韻母的前移規律應該是〈生〉\*-əŋ || \*eŋ，事實上廈門及台灣的泉腔方言\*-iəŋ 和 \*-əŋ 都變成 iŋ。這就反映了閩南語不能有 iŋ 和 eŋ 對立的限制。而當\*-əŋ → iŋ 時，這個齊齒呼是後起的。

潮州方言有條規律\*ən→\*en→eŋ，\*əŋ→eŋ，\*-n 後移為-ŋ，而央元音前移為 -e。但唇音韻尾沒有變化，當央元音前移為 -e 時，照理應該 \*əm→\*em，事實上音變的結果是：\*əm→im。為什麼？因為潮州已經有 -im，如果加上一個 \*em，就違反了複音韻腳

韻核不能有中、高元音對立的限制，於是元音被迫上移： $*əm \rightarrow *em \rightarrow im$ ， $*em$  和既存的  $im$  混同了。這個元音上移而齊齒化的例外變化乃是受到區辨功能限制的壓迫。

海口的音變規律： $*əŋ \rightarrow eŋ$ ，央元音前移，但是在舌冠音和唇音之前，因為已經有  $in$  和  $im$  高元音韻母了，不能再增加中元音韻母  $*en$  和  $*em$ ，所以元音被迫繼續上移： $*ən \rightarrow *en \rightarrow in$ ； $*əm \rightarrow *em \rightarrow im$ 。元音上移而齊齒化也是受到區辨功能限制的壓迫。

**2 開音節韻腳：**開音節所受到的壓力好像沒有閉音節大，極少數方言有中、高元音對立，這是例外。如潮州方言有  $oi$  和  $ui$  的對立。長泰方言有  $-iu$  也有  $-eu$ ，如「九」  $kiu$ ；「古」  $keu$ (如前所述，長泰的  $eu$  是由  $*-əu$  和  $*-ou$  變來)，違反了這個限制。但是違反限制的對立，它的地理分佈很短，存在的時間也有限。區辨功能限制逼使長泰方言的後裔澎湖湖西方言不能不變成  $-io$ 。

我們在上節中已經分析  $*-əu \rightarrow -eu \rightarrow -eo \rightarrow -io \rightarrow -io$ ； $*-əi \rightarrow -əe \rightarrow -əe \rightarrow -ue$  是受到區辨功能要求兩個元音離得越遠越好，並沒有說明為什麼  $*-eu \rightarrow -io$ ， $*-əi \rightarrow -oi$  的動機，現在我們終於明白，這是因為如果  $*-əu \rightarrow -eu$ ，因為閩南語已經有一個  $-iu$  韵母，那就有中、高元音的對立： $eu \sim iu$ ；如果  $*-əi \rightarrow -oi / ui$  而停止，因為閩南語已經有一個  $ui$ ，那麼後元音就有中、高元音的對立： $oi \sim ui$  或  $oe \sim ue$ 。基於中、高元音不能有對立的限制，邊緣化的央元音，不得不繼續高化，以避免違反這個限制。由此可見前述結構位置的位移的動機也是為了迴避區辨功能的限制。

## 五、結論

這篇論文以拙著《《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96)為基礎，就泉州《彙音妙悟》以央元音為韻核的字母(韻母)，進一步上溯共同閩南語的音讀，同時說明由共同閩南語如何演變為現代閩南語的過程(process)。最後從語言普遍性的觀點，運用限制基礎分析(constraint-based analysis)理論，對這個音變過程提出解釋。

本文擬測共同閩南語(Common Southern Min)有兩個央元音  $*i$  和  $*ə$  和一個撮口的  $*y$ ，本文根據 UPSID 的數據證明這些都是有標音，世界的語言很少採用這樣的元音做為音位。「有標的」或「不自然的」的語音在一般的語言比較不受歡迎、不收入音位清單中。因此有標音雖然也可能存在於少數的語言中，但它的分佈必然是有限的，我們認為它們在歷史上也容易變化為「無標的」(unmarked)或「自然的」(natural)語音。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把「迴避有標音而向邊緣無標位置位移」看成是語音變化的「動機」(motivation)。共同閩南語央元音  $*i, *ə$  和一個圓脣前高元音  $*y$  的崩潰便是基於這個動機。而這個動機也成了方言分化的原則。

但是央元音崩潰之後到底如何變化呢？本文歸納出兩個音韻變化的參數：音變方向受同化限制或異化限制決定的謂之「同化位移」或「異化位移」，這是「條件位移」(conditional movement)；不受環境條件限制的演變類型謂之「定向位移」和「不定向位移」，這是「自由位移」(unconditional movement)。位移條件(conditioning of movement)與位移方向的固定性(fixation of direction)正是閩南語方言分化的兩個參數(parameters)，不同的方言因為採取的策略(strategy)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方言變體。

單音韻母的位移方向比較自由，但複音韻母，不論是開音節的雙元音韻母或閉音節韻母，元音的位移通常要考慮環境的因素。本文分「與聲母或介音的互動」、「滑音韻尾的互動」、「與輔音韻末的互動」三類檢討閩南語各個方言央元音位移的方向，發現複音韻母的元音位移類型有一定的地理分佈：漳州是同化位移；泉州是異化位移；潮州、海口是定向位移。這個現象證明了音變參數是一種區域性特徵，有一定的地理分佈，在一定方言區內所有的方言都要服從相同參數的限制。但是在中間過度區域也有一些兼採不同參數的方言。

最後談到「介音化」(gliding)，我們認為所謂「介音」不是由音值定義，而是一種音節結構的位置，本文討論的介音指的是韻核(nucleus)前面的上滑音(on-glide)。

本文證明有些元音的位移是受到區辨功能的限制所制約。本文首先提到央元音因為受到「最大感知區別原則」的限制而發生異化位移，因為堅持韻核保存中元音特徵而發生元音在音節結構位置的移動，當央元音移到介音的位置時，也就是元音的介音化了，譬如  $*əu \rightarrow eu \rightarrow io$  或  $*əi \rightarrow ae \rightarrow ue$ 。

其次我們提到閩南語方言的複音韻腳的韻核在前元音或後元音普遍地不能有中、高元音對立的限制，就是說同一個韻尾前，同為前或後元音，中元音和高元音之間只能二選一。譬如有 ui 不能再有\*oi；有 iu 不能再有 \*eu；有 im 不能再有\*em；有əm 不能再有\*om, \*um；有 un 不能再有\*on, \*ən；有 əŋ 不能再有 \*uŋ, \*oŋ。這些限制雖然不能說沒有例外，但是閩南語方言普遍地服從這個限制。我們認為這是因為複音韻母的元音因為所佔的發音時間比單音韻母短，因此區別性較低，不能像單音韻母有中、高元音的對立。

當央元音向邊緣方向移動時，因為受到區辨功能的限制，不得不併入高元音時，往往就產生了一個新的介音。譬如泉州音〈卿〉 $*-iəŋ$  和〈生〉 $*-əŋ$ 的央元音崩潰之後，現代泉州方言並沒有產生 iŋ 和 eŋ 的對立，而是合併為 iŋ。潮州所有的複音韻母韻核央元音  $*ə$  都變成 e 了： $*ən \rightarrow *en \rightarrow eŋ$ ， $*əŋ \rightarrow eŋ$ ，照理  $*əm$  應該編成  $*em$ ，事實上音變的結果是： $*əm \rightarrow im$ 。為什麼？因為潮州已經有 -im，因為受到區辨功能的限制，韻核被迫進一步上移併入高元音，而有這樣的變化： $*əm \rightarrow *em \rightarrow im$ 。

## 參考書目

### [辭典]

- Campbell,william (甘為霖) 1931 《廈門音新字典》 台南新樓書房。
- Carstairs Douglas (杜嘉德)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 Chin-Chew dialects*, 倫敦 Glasgow 出版。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四冊
- Walter Henry Medhurst(麥都思)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福建方言字典》 Honorable EastIndia Company's Press, Macao,China.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尤世贊 1992 《泉州方言韻》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
- 台灣總督府編 1907 《日台大辭典》 編者出版。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六冊
- 台灣總督府編 1931-32 《台日大辭典》 編者出版。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七、八冊
- 李新魁 1979 《普通話潮汕方言常用字典》 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 1979 《新編潮汕方言十八音》 廣東人民出版社。
- 洪惟仁編 1993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十冊) 台北・武陵出版社
- 陳鴻邁 1996 《海口方言辭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 黃謙 1800 《彙音妙悟》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詳注彙音妙悟」；光緒乙巳(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九(1970)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 廖綸璣 18xx 《拍掌知音》 刊年未詳，久佚，1979年5月「方言」2:143-154刊載。  
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 周法高發行。台北三民書局代售。
- 蔡俊明 1979 《潮語詞典補編、國潮語彙》 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 蔡俊明 1991 《潮州方言詞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謝秀嵐 1818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會文堂本、慶芳書局影印本，俱不知刊年。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 [方言資料]

- 何大安 1981 〈澄邁方言調查報告同音字表〉未刊稿。
- 李如龍、陳章太 1982 〈碗窯閩南方言島二百年間的變化〉「中國語文」5: 345-364。

李如龍、陳章太 1984〈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中國語言學報」2:93-173。  
周長楫 1986〈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語言研究 1986, 2:69-84。  
林連通 1989《永春方言志》語文出版社  
林連通 1993《泉州市方言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林寶卿 1994《長泰縣方言志》長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馬重奇 1994《漳州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  
張賢豹 1976〈海口方言〉台大中文系碩士論文。  
雲惟利 1987《海南方言》澳門·東亞大學出版。  
董同龢 1959〈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 30 本。

### [論文]

Katamba, Francis 1993, *An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London: Longman  
Ladefoged, Peter 1993, *A Course in Phonetics*, (3<sup>rd</sup> edi.) Harcourt Brace Collage Publisher.  
Ladefoged, Peter and Ian. Maddieson 1996 *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UK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pir[1921]著木阪千秋譯 1943《サピア言語－ことばの研究序説》刀江書院  
Spencer, Andrew 1996, *Phonology*, Oxford: Balckwell Publisher.  
William S. Y. Wang(王士元) 18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9-25。  
王士元 1974 〈語言研究講話〉,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2.1:1-25。  
李壬癸 1975 〈語音變化的各種學說述評〉「幼獅月刊」44:23-29。  
洪惟仁 1991 〈田野調查與理論假設的辯證發展〉中央研究院田野研究室「台灣史田野  
研究通訊」18:45-47。收入《台灣方言之旅》57-63。  
洪惟仁 1991 〈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價值〉「台灣文獻」42.2:96-116。  
洪惟仁 1992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洪惟仁 1996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洪惟仁 1995 〈廈門音開合對調(flip-flop)的歷史原因〉曹逢甫·蔡美慧編《第一屆台灣  
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pp.407-418, 文鶴出版公司  
張屏生 1986 《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2/11/8 修正